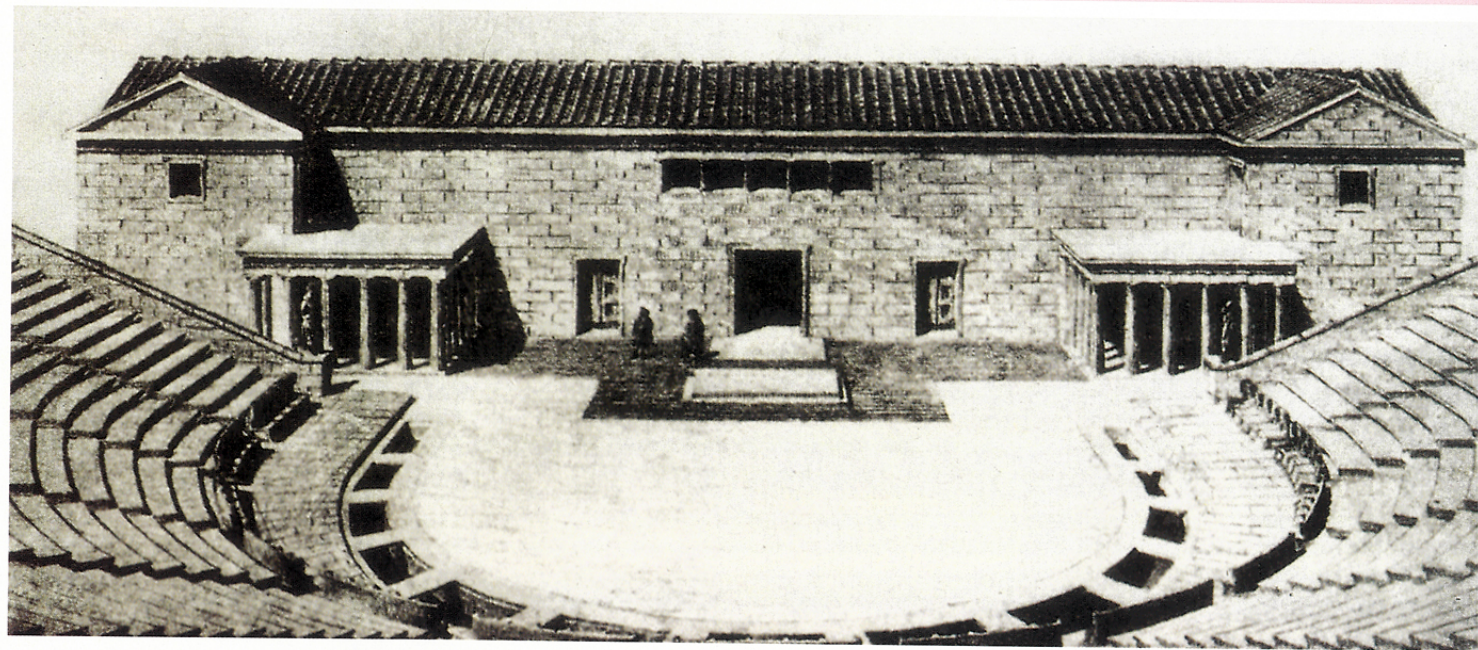


希臘劇場模型（一九一七年重塑之酒神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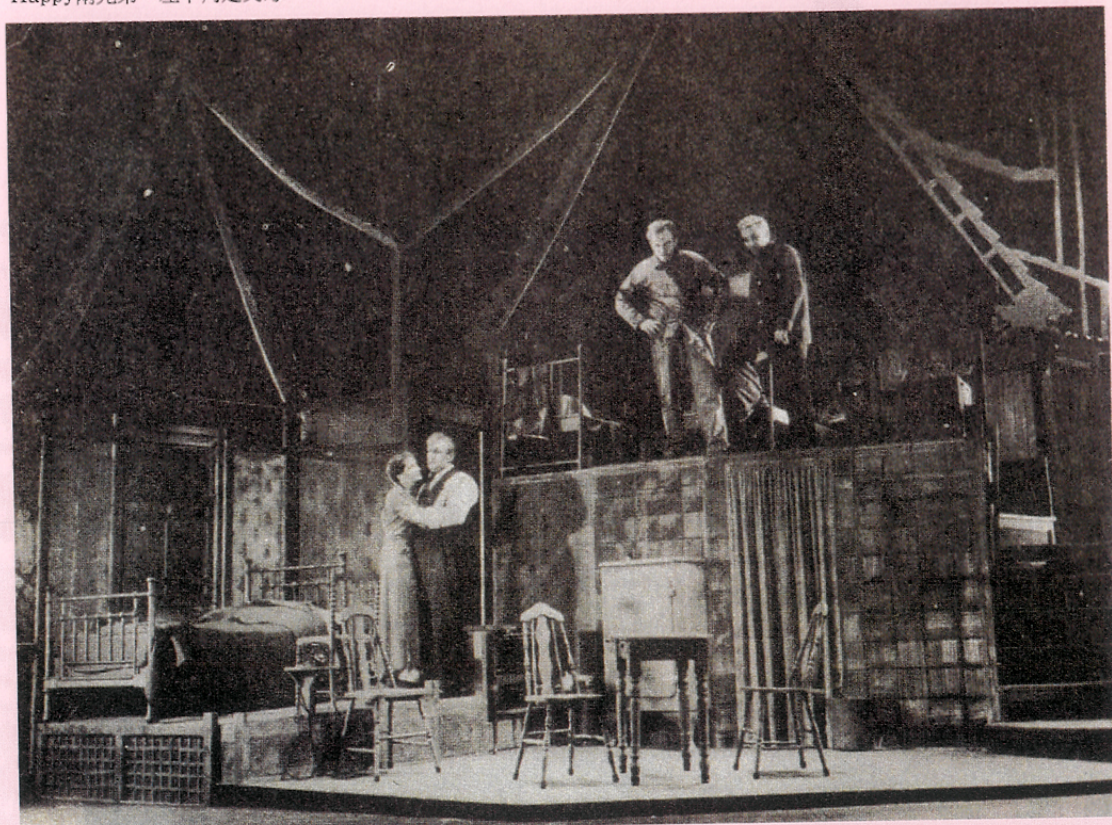
戲／劇／與／教／育

倪淑蘭

戲劇對應人生寓教於藝

在探討戲劇的教育功效之前，讓我們先省思幾個問題：(一)教育既然可經由學校、知識、技能、家庭及社會達成，戲劇將扮演何種角色？(二)教育對現代人而言意義為何？國內曾做過休閒方式的調查，發現從事消耗型娛樂的人佔絕大多數，只有少數人從事閱讀或自我成長的活動。如此一來，教育成為求學階段的專利，教育停留在知識技能的傳授，教育的目的變成太注重功能性而忽略了全人的培育。這一點可經由現代社會問題複雜，家庭危機紛亂見出。教育絕不止是讓人成為知識機器或功能器具而已，這其中更重要的是探討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何在。且因戲劇是綜合藝術，不止呈現文化及社會背景，更具有批判作用，探索人性的盲點，

伊力卡山執導的《推銷員之死》，梅音納舞台設計。本景右上角為Biff、Happy兩兄弟，左下角是父母。



再者，戲劇因為是人與人（演出者與觀眾）直接面對面，產生的共鳴會強化心靈的衝擊，戲劇的神秘力量能夠喚醒觀賞者潛意識的省悟，是其他媒介所無法觸及的，正如環境劇場創始人理查·謝喜納所言：

身心得到釋放而自由，思想、感情、聲音、動作成為一體…從心靈深處凝聚力量散發至外，與宇宙合一。

戲劇不止具有娛樂效果，更具有批判、啟發、治療等教育功效。本文將就以上幾點特性探討不同時期戲劇對時代及社會教育的貢獻，希望戲劇能從目前的小眾文化真正走入大眾生活，達到更深更廣的影響。

戲劇洗滌，淨化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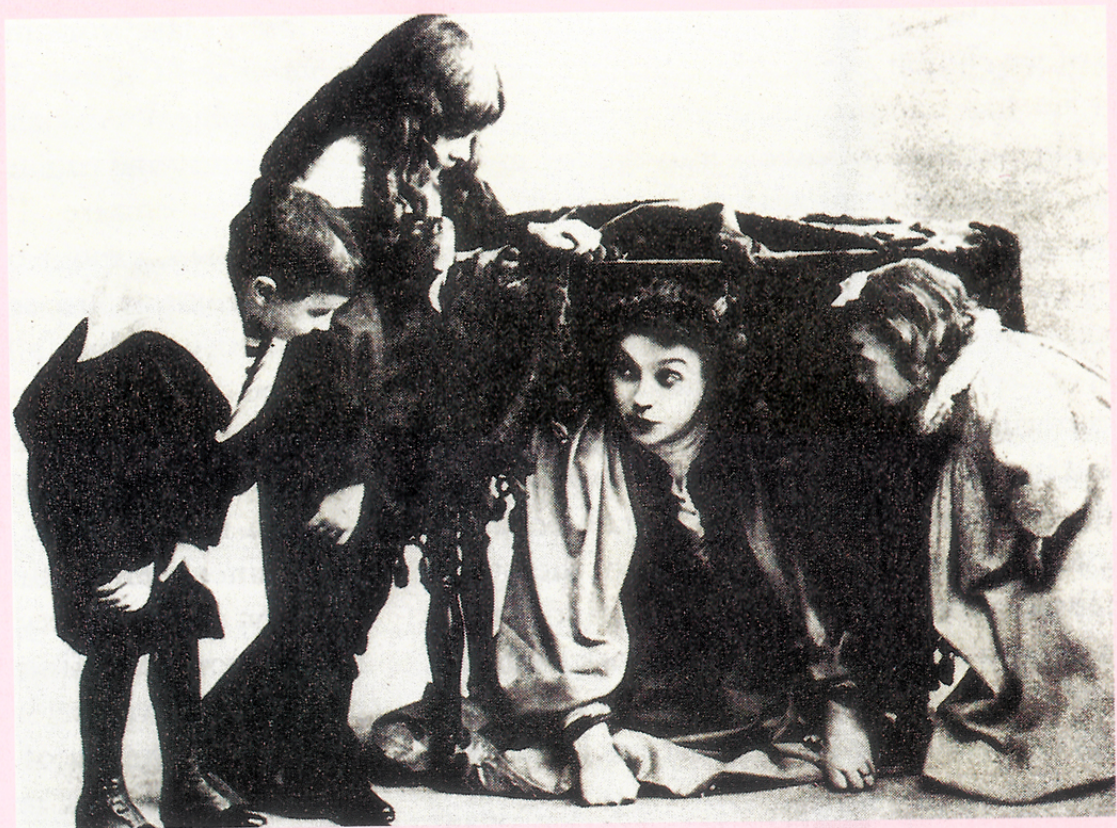
在希臘時期，戲劇是全民活動，戲劇探討生而為人的意義與困境，藉著劇中人物傳達的悲喜，觀眾因著認知的取向省思自身的問題，而達到洗滌與淨化作用，戲劇在此時期除具有崇尚所趨的娛樂作用外，更重要在於提出問題、批判問題，教育人民經由困境學得智慧，「人要有自知之明」便成為當時的金科玉律。到了中世紀，經過所謂黑暗時期，戲劇成為社區性的活動，由教會主導，每逢節慶，每個社區中不同行業及家庭的百姓結合起來，共同創作一齣戲，同一社區的百姓同時成為演員與觀眾。藉著合作，體驗團隊精神、社區精神及教義，真正達到寓教於樂，在希臘時期，戲劇遂成了全民教育，社區活動均透過團體合作的方式，到了現代社會，戲劇的題材與民眾的參

與方式始有很大的改變。

由於經濟結構的改變，社會形態不同於以往傳統社會，娛樂方式多元化，戲劇已不再是全民或社區性活動，題材多樣化。多為探討社會及家庭的作品，神人之間的題材減少。由於現代社會受經濟衝擊頗大，家庭成員受到經濟取向價值觀影響，成為賺錢機器而忽略人性基本需求與尊嚴，這方面臺灣的社會已突顯此類問題，極須不同藝術媒介探討及呈現，以西方戲劇而言，現代戲劇大都呈現森冷壓抑的一面，將家庭問題尖銳化，以喚起社會的重視及尋求解決之道。例如寫實主義派易卜生筆下的《傀儡之家》、《群鬼》、《野鴨》等，均以家庭問題角度批判家庭的瓦解及缺乏人性之處。如傀儡之家，女主角最後棄家而去，尋求自我，雖是一百多年前的作品，但在今日看來仍頗有時代意義，呈現出父權社會下，女性人格被壓抑、扭曲。在此文化下，能否真正培養出健全的家庭是值得人深思的。《傀》劇的演出在當時頗受抨擊，然而劇作家的任務就是在於能洞燭時機提出問題，又如表現主義派史特林堡所著《魔鬼奏鳴曲》，呈現家族恩怨、破碎家庭對人格成長之影響。另有自然主義派提出劇作家應該如醫生，解剖社會問題，並進一步提出處方治療病症。當時的劇場有如放大鏡或解剖刀，對社會問題、家庭問題進行赤裸裸的批判。教育對劇場而言更是直接面對問題，檢視人的傷口來進行。



本圖為 1900 年
在巴黎
沃德維勒劇場
演出之
《傀儡家庭》。



(Théâtre du Vaudeville)

劇場如教室解讀社會迷思

在美國劇場則有外百老匯等非商業、非主流派小劇場興起。所演出的作品在於探討美國文化對家庭的影響，至此，家庭教育不止是個別案例而言，更須放在文化的大前題之下剖析。例如《推銷員之死》，探討美國文化中，追求浮誇、虛榮、拜金、追求成功的美國夢幻式價值觀。《推》劇中的父親是社會價值觀下的犧牲者，他用這一套價值觀教導下一代，終究兒子不成材，親子之間也造成疏離及誤解，最終以悲劇收場。又如筆者前不久在國內混沌劇團編劇演出的《地獄？家人？》探討中國文化中性壓抑造成的聖女情結，同性戀困擾，以及過度追求成功犧牲了夫妻間的親蜜感情及親子間的愛，究竟家是什麼？透過戲

劇赤裸裸的呈現，使得觀眾有機會省思自身的問題，劇場一如教室，觀眾必須帶著自己的思想來看戲，而不是一味被動地被告知訊息。

除了上述一類屬於觀眾與劇場的互動外，戲劇對演出者及參與者的影響更是直接。透過戲劇，參與者可以再一次面對自我，挑戰自我而達到教育及成長的功能。如謝喜納所言：

戲劇創作本身即有很強烈的治療作用…健康的個人（全人、自覺的人）則更能創造出健康、豐富的作品，這不是身心殘缺的人所能做到的。我們也

許無法治療自己，但至少不要自憐地誇大傷口。

環境劇場派的工作者是以治療及面對傷口的角度來談自我教育的功能。

潛移默化為劇場精神所在

正因為戲劇是群體工作，戲劇無法靠一個人完成，參與者能經由完成作品學習與他人合作。例如國外的社區劇場，將戲劇活動拓展至整個社區，成為社會服務的一環，正如國內停擺許久的民生劇場（由



王小棣策劃帶領在民生社區成立)，都很重視戲劇對社區的影響力。除此之外又如兒童劇場及青少年劇場，藉著悠遊於文學藝術中，拓展知識領域，以及接受更多教育紀律，勝於直接的講道。如國內的九歌、鞋子等兒童劇團，對兒童有

吸引力及潛移默化之功用，甚至有幼稚園以藉由戲劇遊戲方式刺激兒童創意及右腦活動，開發其潛能、創意。

除了兒童及青少年劇團外，不少企業界也成立業餘劇團，藉戲劇娛樂自我，或是自我成長，如前不久時報所舉辦的「調戲一夏」，參與者有企業界、老師，也有國會助理，可說參與戲劇的層面漸漸拓廣。又如台南的魅登峰劇團，結合老人，演出屬於他們生活的點點滴滴，更

為台灣的劇場生態注入不同的生命力與創意。最值得一提的是國內已有少數劇團或社區劇團，例如台南的革燈與新竹的玉米田，為當地的民眾提供當地的歷史追溯、文藝活動等，其影響及努力值得喝采。這樣的劇團對當地的文化生態都有著深遠的教育意義及示範作用。

國外的戲劇因為起源極早，中間極少有斷層現象，故演出作品在內容、題材及觀眾參與程度均較國內高。反觀國內劇場在一方面取經西方，一方面急於建立自己的風格及戲劇文化。極需觀眾熱心的呵護及鼓勵，畢竟戲劇為觀眾而存在，期許國內的戲劇能更走入生活，與更多更廣大的觀眾有良好的互動。

